



随笔

漫谈

父爱本是沉默

□李迎春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威严的，不苟言笑。

父亲是名工人，在城东的机械厂干了三十年。他的手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机油，指节粗大，掌心布满厚茧。自我记事起，他总在天不亮时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带着一身金属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家中有一把搪瓷茶缸，缸身上漆有“为人民服务”的字和画着几个戴帽子的工人，是父亲厂里发的劳保用品。记得读小学时的冬天特别冷，教室的窗户漏风，同学们都带着各式各样的保温杯。我只有那个釉面剥落的搪瓷茶缸，灌满热水不到中午就凉了。那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蹲在院子里摆弄着什么。当他抬头看见我时，却把手里的东西往身后藏了藏。第二天早上，我的书包旁边多了一个崭新的保温杯，外面套着毛线织的杯套，针脚歪歪扭扭的。

那个保温杯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杯套的毛线早已磨得起球，却始终舍不得换。就像父亲给我的爱，虽然朴素却温暖持久。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踢球。每次体育课看见同学们穿着运动鞋在球场上奔跑，我的布鞋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一个周末，父亲破天荒地休息，说要带我去百货大楼。我们在运动鞋专柜前徘徊了很久，父亲盯着价签看了又看，最后指着最便宜的那双问我要不要。我失望地摇摇头，说其实也不是很需要。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父亲一直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第二个月发工资那天，他拎回来一个鞋盒，里面是一双同学们最艳羡的新款球鞋。

青春期的男孩总有些躁动。我在学校打架，班主任叫家长时，是母亲去的。她回来哭了很久，说我没出息。父亲下班后知道了这事，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抽了三支烟。我以为他会像其他家长那样打我，或者至少骂我一顿。但他只是掐灭烟头，用粗糙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肩膀：“男孩子打架不算什么，但要明白为什么打。”那是他少数几次对我说这么多话。

父亲是厂里的劳模，工作从未迟到早退。但我高考那天，父亲请了假。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站在考场外，在一群衣着光鲜的家长中显得格格不入。每场考试结束，他都会递给我一瓶冰镇汽水，瓶身上的水珠打湿了他皴裂的手掌。最后一科考完时，我看见他在树荫下打盹，阳光透过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才发现他的皱纹已经这么深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亲高兴得挨个给亲戚打电话。父亲只是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然后默默地出门去了。晚上回来时，他拎着一个行李箱，还有一台崭新的收音机，说是读大学听英语用得上。而这收音机是他以前反对购买的，嫌它贵又怕耽误学习。

工作成家后，回家的次数少了，电话的联系变得更寻常。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母亲接。父亲偶尔会在旁边插一两句话，大多是“吃饭了吗”“注意身体”这样简单的问

候。上个月我回家，发现父亲的白发又多了，腰也更弯了。临走时，他执意要送我。到街口，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塞给我：“给你买了辆车，二手的不值钱，但上班够用。”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母亲在电话里总说父亲最近老咳嗽却还要加班。

前几天收拾房间，我在抽屉深处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收着我小学的作业本、中学得的奖状、大学时寄回家的信件。最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是我小时候胡乱画的“全家福”，父亲在旁边工整地写着日期，还细心地用透明胶带把边缘都贴好了。

父亲的语言系统里没有“爱”这个词。他的爱从不修饰，直接作用于保温杯的杯套、球鞋的包装盒、收音机的旋钮、二手车的里程表。那些老茧的沟壑里沉积着父亲长期以来的金属碎屑与深沉的爱。

诗和

远方

父亲节（外二首）

□聂顺荣

日光倾洒，六月的风拂着眷恋
日历翻到这特殊一天，父亲节翩然
街头的花店，玫瑰旁多了温馨的萱草
似在轻唤，向父亲倾诉感恩的语言

老旧相册里，父亲的青春正灿烂
身姿挺拔，目光藏着对生活的果敢
岁月如流，那英俊脸庞添了沧桑
可他的爱，从未因时光黯淡

厨房烟火，父亲也有笨拙的浪漫
煮出的饭菜，带着专属的温暖
他默默扛起家的重担
用坚实脊梁，撑起一片安稳的天

在这父亲节，让我们心怀柔软
为父亲泡一杯热茶，陪他聊聊从前
把心底的爱，大声向他展现
让这份感恩，岁岁年年永相伴

父亲节抒怀

晨曦透过叶隙，洒下一地碎金
父亲节的清晨，思绪如丝缕纷纭
回忆似潮，漫上心头的堤岸
父亲的身影，在时光里愈发深沉

幼年时，骑在父亲肩头望世界缤纷
那宽阔肩膀，是最安心的依存
他的笑声爽朗，驱散我心中的阴云
大手牵小手，走过四季的缤纷

成长路上，父亲是严厉的引路人
犯错时，他的目光如炬令我自省
可受挫时，他又用鼓励让我重燃信心
那一字一句，是我前行的指针

如今啊，父亲的发已染上霜痕
岁月偷走了他的矫健与青春
但他的爱，像窖藏的酒愈发香醇
在父亲节，我将感恩向他奉呈

父亲

父亲，是一本厚重的书
封面质朴，写满生活的质朴
翻开篇章，故事里有汗水与付出
每一页，都是他对家的守护

田间的劳作，磨出他掌心的粗粝
日光下，身影被拉得好长好长
那弯腰播种的姿态，是对土地的敬仰
也是为家编织希望的模样

儿时生病，他背着我脚步匆忙
医院的长廊，回荡他焦急的气息
他轻声安慰，驱散我身体的不适
那温暖怀抱，是我永远的避风港

岁月流转，父亲的背渐渐弯了
可他看向我的眼神，依旧充满力量
他是我生命的灯塔，照亮我远航
在我心中，父亲的爱地久天长

岁月

年华

筑爱城堡

□罗高

和女儿玩乐高，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陪我搭积木的事。

我的父亲是位沉默少言、忙于奔波的农民，但他的善良却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

为了更好地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开支，父亲承包了一座山，用勤劳的双手在山上开荒种树。每天天蒙蒙亮，他便背着干粮，开着拖拉机上山了，中午时分就吃带的午饭，短暂休息后又开始了忙碌。破石开路、建屋拉电、翻耕播种……直到星辰照路、华灯初上，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悠悠地回家。

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去帮忙，说是帮忙倒不如说是在父亲的陪伴下玩耍。我们拾捡田间地头的小石块排成一排，各种石块形状不一、大小不同，随形拼搭高高垒起，仿佛一个城堡。站在里边的人，顿觉铜墙铁壁庇

佑，可以挑战百万雄师溃于脚下，可以扯开嗓子高呼，亦可与父亲对峙片刻，自比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打得敌人弃械求饶、落荒而逃。无论是书上看到的故事还是电视中了解到的战事，我们都能在所筑“城堡”中应景展演。这份畅快的喧闹和角色的体验，都得益于父亲鼎力配合。我和姐姐谈论彼此梦想，要是能有电视中拼拼搭搭的木质积木该多好，就可以随意拼形，搭建梦想帝国。

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看着漫山的金黄与一片绿色相互掩映，大山顿时就有了生机，父亲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蹲在地头，点了支烟，深深地吸一口，说道：“这样打理下去，过不了几年，果树挂果，大棚卖菜，育苗批发，粮食增产，外加野生的核桃、大枣、林木，就可以给我们带来经

济效益，奔上小康生活指日可待！”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我们随父亲上山采收果实。休息之余，父亲从怀里变戏法般掏出一盒积木来，我顿时雀跃起来：“哇，可以搭积木喽！”得知是父亲用刚卖的核桃钱买的积木，我更加珍惜这份“精神食粮”。父亲把积木从盒中倒在小圆桌上，让我看看配图，认识各种积木，告知我可以随意用这些不同形状的积木搭建城堡。我好奇地拿着把玩，东摸摸、西瞧瞧，父亲便搭好了一个城楼门，他若有所思地告诉我：“搭建城堡要用心，用力不能过猛，否则随时都会倒塌，就像我们开山种树、务农一般，心不能急，得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座山就是我搭建的城堡，让你们开心、幸福地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当时我还小，不

能全懂其中的道理，只觉得父亲说得对，便把对他的支持融进积木城堡的搭建中。言谈间，眼前出现了小洋房、大城门、小动物、小汽车……

因为有父亲的陪伴，积木城堡故事的演绎，童年生活无忧无虑，我也真切感受到大山的呼唤与点化，早早体会到父亲的艰辛，深深地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积木城堡搭建着我的理想，大山绘制着父亲的梦想蓝图。前几日打电话和父亲商量好，周末带女儿回家，一起再到山上走走，呼吸新鲜空气，采摘时令果蔬。其实，在我心底还有更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曾经洒满我和父亲身影的那个山头，把我儿时玩过的积木送给我的女儿，并告诉她关于爷爷的开山故事。

父亲的收藏夹

□林钊勤

整理父亲的旧手机时，那个名为“孩子”的收藏夹安静地躺在屏幕第三页。暗灰色文件夹图标上积着虚拟的“灰尘”，仿佛在等待某个时刻，将被岁月尘封的往事娓娓道来。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点开它时，那些被时光封存记忆碎片，如潮水般奔涌而来，拼凑出一位父亲沉默而炽热的爱。

收藏夹里最早的内容，是我初中时的一篇作文扫描件。泛黄的稿纸上，红色的批改痕迹密密麻麻，父亲用他工整的字迹逐字逐句标注，连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一一圈出。在文末，他写下评语：“立意深刻，文笔流畅，继续保持！”那时的我，总觉得父亲的鼓励太过刻板，每次接过作文本只是草草一瞥。却从未想过，他会特意借来扫描仪，将这篇作文小心存档，让这份青涩的文字跨越十五年的时光，至今仍完好地躺在手机里。

随着屏幕滑动，我大学时期的照片占据

了收藏夹的大半空间。画面里有我在运动会上冲刺的模糊身影，摆动的双臂和飞扬的发丝定格在像素之间；有站在领奖台上的青涩模样，胸前的奖牌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还有某次寒假回家，在高铁站转身挥手的背影，身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些照片的拍摄角度都很奇怪，有的虚焦朦胧，有的只拍到半张侧脸，显然都是偷拍。我这才想起，那些我以为父亲缺席的重要时刻，他其实都在角落里，用笨拙的方式记录着我的成长。

有一次视频通话时，我随口提到学校的樱花很美。没想到几天后，收藏夹里就多了一组樱花照片。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着满树粉白，有的花瓣落在草地上，有的被风吹起悬在空中。父亲在照片备注里写道：“儿子说的樱花，爸爸替你多拍了些。”原来那年春天，他特意请了年假，悄悄来到我的学校，只为了让我不错过这份春日的浪漫。

最让我动容的，是一段时长仅17秒的视频。画面里，我穿着学士服在校园里奔跑，阳光洒在脸上，笑容灿烂。视频背景音里，除了我的脚步声，还有微微的喘息声和压抑的哽咽——那是父亲在镜头后，激动得红了眼眶。而我，竟从未发现他当时也在场。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凌晨五点就从老家出发，站了四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学校，为了不打扰我的毕业典礼，只远远看我一眼。

工作后的聊天记录截图，安静地躺在收藏夹的末尾。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次工作上的小成就，甚至随意吐槽的一句话，都被父亲截图保存。有的图片下方，还标注着他的批注：“儿子加班辛苦了”“这个项目很有意义”“你说得对”。这些默默的关注，藏在他寡言少语的外表下，像地底的岩浆，炽热而深沉。

父亲的书香时光

□诸葛保满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识字不多，不过他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书香时光。这是父亲精神生活的美好世界，更是陪伴子女读书学习的特殊纽带。

父亲的童年很苦，由于祖父早逝，只好跟着残疾的祖母东家一餐、西家一餐长大，不到九岁就去当了童工，没有机会踏进学堂半步，也没有机会接触书本。直至后来他参了军，在部队参加了识字班，认识了为数不多的汉字。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已是年过五旬的农家汉子，整天跟泥巴打交道。每当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的时候，把农务打理好的父亲也会凑过来，翻开我暂时不用

的语文或者历史、地理等课本一页页阅读，遇上不认识的字，要么问我，要么查字典，那种情像极了个孜孜不倦的学子。母亲常在一旁说：“到底是儿子在读书，还是你在读书呢？”此时的父亲总是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挠着斑白的头发嬉笑着说：“一份学费两人用，多划算。”那时候的我，不知道父亲读我的课本收获了什么，但在父亲的陪伴之下，我看书和写作业更认真了，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在全班前列。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到离家百里之外的城市念书。父亲偶尔给我来信，每次来信都像统一模棱似的。开头是“见字

如面，家中安好，吾儿勿念”的典雅之句，接下来则告诉我家里给我汇了多少伙食费，并罗列凑够这笔伙食费花了多少谷子、鸡鸭或者蛋之类的。父亲遇上写不出的字，就在信袋中夹杂实物。如有一次卖了板栗给我寄的生活费，则在信袋中夹带着一片干枯的板栗树叶，文风在文雅与俚俗之间随意切换。不知是否是血脉相承的缘故，父亲这些在别人看来很难读懂的来信，我却能够心领神会，体会得到父亲卖了物品换钱给我寄生费用的自豪，体会得到父亲落笔时为了凑字拼句时抓耳挠腮的窘迫，更体会得到父亲要我珍惜难得时光好好读书的谆谆教诲。

晚年的父亲更喜欢与书相伴，每次回家探望，我都看见父亲的床头总是放着我给他带回家的报纸或者书刊。翻开书刊的内页，可见父亲对一些生字进行注解，字迹歪斜，语句也有些不通，书刊页面不够，父亲还用纸张写好夹在其中。捧着这些被父亲越读越“厚”的书刊，我没有任何理由笑话父亲，因为这是父亲对文章的个人见解，是父亲打发农闲时光的方式，是父亲最愉悦的精神生活。父亲这份时时处处洋溢着泥土气息的书香时光陪伴了我的童年，帮助我养成了闲暇时间读书、写作的良好习惯。